

《秦风》作者又一力作，匈奴草原又起硝烟！
依旧是宏大壮阔的背景，沉静细腻的手笔，却写出人间至柔至刚的感情。

祁连雪



千/山/暮/雪/，/妾/发/初/覆/额/；/忆/君/迢/迢/，/青/山/望/断/河/

SNOW IN QILIAN

淹死的鱼/著



珠海出版社

I247.5

3109-2

祁连雪

(二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祁连雪/淹死的鱼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7.8
ISBN 978-7-80689-748-5

I. 祁... II. 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4182 号

祁连雪 (二)

作 者:淹死的鱼

责任编辑:潘杜鹃

装帧设计:天下工作室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519001

邮 购: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zhcbbs@zhcbbs.net

印 制: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×1000 1/16

印 张:32.5 字数:400 千字

版 次: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689-748-5

定 价:50.00 元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.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三十一章 鹊报相思	/1
第三十二章 月下黄沙	/10
第三十三章 马踏匈奴	/18
第三十四章 大漠羌鼓	/28
第三十五章 风过祁连	/36
第三十六章 芳心婉转	/44
第三十七章 斜月沉沉	/52
第三十八章 暗潮汹涌	/60
第三十九章 庭院深深	/68

第四十章 袅袅秋风	/77
第四十一章 青丝拂面	/86
第四十二章 飞雨私语	/95
第四十三章 泪损横波	/103
第四十四章 摩诃兜勒	/110
第四十五章 在水一方	/119
第四十六章 女子善怀	/127



目录

第四十七章 载驰载驰	/135
第四十八章 归去来兮	/143
第四十九章 苏世独立	/151
第五十章 岁月忽晚	/160
第五十一章 我心西悲	/168
第五十二章 行道迟迟	/175
第五十三章 其新孔嘉	/183
第五十四章 浮云蔽日	/191
第五十五章 碧海青天	/201

第五十六章 回首萧瑟	/212
第五十七章 千山暮雪	/221
第五十八章 忆君迢迢	/230
第五十九章 抑纵送忌	/239
第六十章 暮霭沉沉	/249
尾声 长相思 在长安	/256

第三十一章 鹊报相思

“苏武成了侍中？”伊宁笑了起来，想起苏武那急性子要在宫里当差，顿时笑得花枝乱颤。

“是啊，虽然他的父亲被贬斥为平民，但眼见着皇上还是很念着苏氏的功绩！”张骞颌首微笑，“李敢现在在军中威望颇高，大将军很赏识他！”

“看来长安风华依旧，大家都是各得其所！”伊宁眼睛泛起感慨，张骞定定看着面前明艳动人的乌孙公主，心下百感交集。

“有人托付张骞将这个转交公主！”飞羽剑鞘上的宝石熠熠生辉，伊宁几乎忍不住要闭上眼睛，仿佛那耀眼的宝石刺伤了她的眼睛。“他本来力争出使，被皇上训斥良久方作罢！我离开长安之时他嘱咐我一定要把这个转交于你。”

“他知道我的身份？”伊宁温柔抚摸飞羽，希冀能得到霍去病的些许温存。一时间如潮水般的回忆涌溢心间，伊宁咬紧牙关抑制自己想哭的冲动。

张骞缓缓摇头。“他们夫妻情深，何苦把这个再送来？”伊宁心下酸楚，很想问问霍去病近况，却终冒出这句酸溜溜的话。

“侯爷专心带兵，在府中的日子不多！”张骞点到即止。伊宁目光霎时温柔，轻轻抚摸飞羽，良久没有说话。

“在大夏微臣听闻匈奴即将迎娶公主？”张骞面色一正。伊宁没有抬头：“你消息还是这么灵通！”

“匈奴暴虐，公主三思！”张骞面无表情。

“张骞，你这个汉使似乎有些爱管闲事！”伊宁抬眼定定看向张骞，“西域毕竟是匈奴属地，乌孙又能如何？”

张骞面色纹丝不动：“本使游历西域，诸国多不满匈奴暴政。乌孙是西域强国，昆莫王和伊宁公主又见识过人，身处乱世应有所作为！”

“张骞，你不在西域，说话自然轻松！”伊宁淡淡一笑。

“伊宁公主，你我彼此熟知，张骞也无需客套，大汉天子希望西域诸国能够摆脱匈奴控制，协助天朝共同攻打伊稚斜。”

伊宁面无表情看着张骞，冰冷的眸光看得张骞心下有些不自在。听得一声脆响，伊宁抽出飞羽，顿时一道光带打到她脸上，衬得她此刻的表情有些莫测。“张骞，你叫夫子教过我儒学，但是你我清楚，在西域天朝的德、礼是没用的，也远远不足以说服诸国冒着灭族的危险为汉人皇帝卖命！”

“那公主以为……”张骞沉吟。

“张骞，你既然敢出使西域，恐怕你心中早已有了答案，何苦让我猜？”伊宁洒脱一笑，脸上的表情又复温和。

“公主，如果张骞没有看走眼，你和他会重逢。但届时你们是否身处同一阵营却在公主、在乌孙一念之间！”张骞舒服地倚着羊毛垫子，神色泰然。

伊宁心下一动，知道张骞在暗示自己霍去病会出征西域。“昆莫王近日寄情山水，对伊犁河谷之外的事情没有兴趣！”

“那公主呢？”张骞笑得有些狡猾，“他的脾气你可清楚，届时他孤身犯险，连皇上都呵斥不住！”

“张骞，你们汉人的心思还是如此七拐八弯！”伊宁有些愤然，但是一想到届时霍去病愣头愣脑闯进漠西戈壁草原，心下牵挂。“我不认识你说的‘他’，关我什么事！”

“可惜可叹，当日他可是一身吉服追赶公主！”张骞叹了口气，不露声色打量伊宁脸色，“为了公主，他被皇上重罚，现在公主居然说不认识他！”

“他，他真的来追我？”伊宁终究年轻，被张骞激得脸色大变。

“当日他是被大将军绑回侯府的！”张骞脸色一正。

“那个笨蛋！”伊宁的眼圈红了，“张骞，你说这些无非是想扰乱我的心神！但乌孙毕竟无力与匈奴相争，恐怕你是枉费心机！再说了，我不过是弱质女流，手中也无兵权，你游说我也无用！”伊宁擦拭眼睛，攥紧飞羽。

“公主一人就可抵千军万马。微臣在西域游历，已经听闻不少公主战绩。右贤王欺压西域诸国，公主难道能安之若素？”

“张骞，我说了，今日你恐怕枉费心机！”伊宁咬紧牙关，“算了，你初来乌孙草原，我请你品尝一下知名的乌孙小羊羔！”

“公主可有什么话要我带回去？”张骞不以为意。

夏朵定定看向伊宁，见她脸色惨白心中惻然。夏朵与伊宁形影不离，自然知道她终日舒畅的笑颜下深沉的思念。“张骞，请你把我的坐骑带回长安，乌孙天马在匈奴名驹面前从来不露怯！”飞羽上的宝石戳得伊宁手掌生疼，伊宁嘴唇微微抖动，眼中隐现泪光。张骞心下涌起一丝愧疚，垂下目光，“公主，若西域能与大汉相通，您和他便无需隔此万里层云。微臣知道他从未忘记你，但是长安与乌孙情势不明，他身处朝堂却也无可奈何！”

“张骞，你是一个好使臣，却不是是一个好人！”伊宁轻抹眼睛，心下恼恨自己终还是沉不住气。

“公主，您这么善良一定会有好报！”

“倒霉，偏生遇到他！”大禄一眼看到休屠王王旗，脸上略露出不耐烦的神色。

“算了！大家不过都是狩猎作乐，客气些！”昆莫略一拦，面色深沉地看着休屠王属下在乌孙境内大肆围猎，心中不快。

“嗨，巧了！这不是昆莫王么！”休屠王鼻孔出气。休屠王太子金日

弹有些好奇地看向昆莫，心忖这个在匈奴被传为三头六臂的乌孙国王貌似平常，并非想像中这般狰狞。

“是很巧，休屠王也挺有兴致么！”昆莫淡淡一笑。乌孙兵马和匈奴兵马皆暗中戒备，匈奴使臣脸色煞白，左顾右盼心中焦急。

“兴致？这些日子有些国家越来越不识抬举，我的部落很久没收到贡品了，能不出来打猎吗？”休屠王心下不满，自从上次征伐之后乌孙名正言顺地不听号令，连右贤王的面子都敢公然驳斥。但是这左贤王乌维太子又看似非常眷顾乌孙，弄得右贤王一族异常不满。“还是昆莫王好啊，乌孙草原盛产美人，现下看来女人可比战士厉害！”顿时休屠王属下皆不怀好意笑了起来。

“放肆！”大禄大怒，拍马就要冲出去。

“慢着！”昆莫赶紧拦过，一时间两边人马剑拔弩张。

“休屠王，单于有命，匈奴与乌孙世代盟友，你说话留神些！”匈奴使臣大急。

“哼！”休屠王脸色铁青，到底对伊稚斜、乌维有些忌惮。“扫兴！”听得马蹄声响，休屠王率属下大声呼喝追逐猎物，浑然不把身边的乌孙兵马放在眼里。

“行猎！”昆莫大吼一声，神情僵硬。顿时乌孙兵马抽刀呼喝，暮春的草原杀声一片，诸多动物惊惶逃窜。

“张骞，这伊犁羊羔可合胃口？”伊宁啜了一口热汤，淡淡一笑。

“美味至极，感谢公主款待！”张骞擦擦嘴，满足地叹了口气。

“今天我不过是念在我们旧识的面上尽地主之宜，现在我只是伊宁，而非乌孙公主！”伊宁定定看着张骞，手无意识地把玩飞羽。

张骞知道伊宁不过在提醒自己乌孙未承认他的汉使身份，略摇头。“你我既然旧识，何苦说话还这么七拐八弯！公主，若他到西域，张骞会带话给您！”张骞眸光一闪。

伊宁盯着张骞，没有作声。夏朵目光在两人面上回旋，心恼张骞总是以霍去病扰乱伊宁心神。突然帐篷一掀，木仁右大将一脸是汗看向伊宁，伊宁面色微变，快步走向帐外。

“张骞，我夏朵可不像伊宁这样会忍啊，如果你一而再提起那个负心人，信不信我让你出不了西域！”夏朵一脸恼恨，张骞神色泰然喝了口奶茶，“夏朵，我不会害伊宁！”

“夏朵，立即命卫队待命！”伊宁脸色惨白进帐，夏朵心一沉，快步出帐。张骞隐生不安，面色凝重看向伊宁。“张骞，你最好命你手下离开乌孙境内！有些事，汉人不适合掺和！”伊宁觉得自己快发抖了，只能不断地深吸气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张骞脸色微变。

“别多事，赶紧走！我会让木仁送你们出乌孙，告诉他，打仗别太拼命，要多笑！”伊宁眼圈红了，低声嘱咐木仁几句，飞身上马。张骞知道了大事，快步奔向伊宁，“公主的天马我一定带到，公主，保重！”

“你保重！此去长安天长地远，你身子也算不得好，为了萨沁和张塞可要保重！告诉他们，我会想他们的！”伊宁身下战马嘶鸣，听得一片呼喝，张骞愣怔看着伊宁率部飞奔。

“怎么了？”甘父快步跑向张骞。

“撤营，出发！”张骞仰头，天空一片乌云缓缓压向艳阳。“看来乌孙出大事了！”

“元靡！”伊宁掀开帐门，穹庐中乌孙贵族齐聚，昆莫脸色惨白坐在帐中央，昆莫大妃和秀吉跪坐在炕床边啜泣。

伊宁一下子想起当日长安涉安侯府阴冷的气氛，心尖微颤，缓步走向炕床。元靡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双颊凹陷呼吸急促。“元靡？”两行清泪顺颊而下，伊宁上前握住元靡的手，心头剧痛。

“父王，请让我带兵攻打休屠王部落！他们欺人太甚！”大禄红着眼圈，一时间帐内贵族怒骂一片。

昆莫脸色惨白，坐在一边良久没有开口。听得帐外贵仁带领巫师不断击鼓起舞，低沉的祝祷沉沉压向帐内诸人。“你们都先出去，让元靡静静！”昆莫手一挥，众人彼此相视一番，缓缓出帐。

“元靡，喝药了！”秀吉端过汤药，温柔地对着元靡低语。

“父王！”元靡睁开眼睛，昆莫快步走到跟前，一脸心痛地给元靡擦

汗。“好孩子，怎么了？”

“父王，如果我死了，请你一定要立岑陬为太子！”元靡声音嘶哑，伊宁心中一顿，泪流满面打量昆莫脸色。

“傻孩子，你是我儿子，天神庇护，你怎么会死？”昆莫见长子俨然在托付后事，饶是身经百战的他此时也泪湿襟衫。

“父王，请你一定要答应我！元靡这么多年随父亲南征北战，没有别的念想，只盼着岑陬能有出息，这孩子比我更像父王，父王可一定要亲自栽培啊！”元靡脸色痛苦，突然开始咳血。

“元靡！”秀吉惊呼起来，扑到丈夫身上放声大哭。“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！”

“父王，秀吉母子托付给你了！”元靡猛地攥住昆莫的手，眼睛发出奇异的光芒。

昆莫静静打量长子面容，良久终点头。“来人，命相国向族人宣布，岑陬将是我昆莫王的继承人！从今天起，所有贵族必须每日向岑陬问安！”伊宁心中一顿，突然感到元靡握住自己的手。“元靡？”

“伊宁，岑陬和你很亲，你一定要好好教他、保护他！”元靡露出温柔的神色。“如果你真是天神赐予乌孙的吉星，请你照顾岑陬！”伊宁定定看着元靡，知道元靡在暗示自己岑陬继位必然路途险阻，希望自己届时鼎力相助。

“元靡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岑陬！”伊宁暗中咬牙。元靡露出欣慰的表情，微闭眼睛气息急促。“秀吉，我死后你就改嫁吧，你这么年轻，不要死守！我觉得木仁右大将不错，他是个可以托付的男人！”

“不要，元靡，不要走！”秀吉大急，轻抚丈夫脸颊泣不成声。昆莫仰头长叹一声，泪珠涔涔而下。伊宁抹干眼泪，按照乌孙古礼，兄弟终及，但是元靡没有让秀吉嫁给大禄等王子，这其间的深意让伊宁暗中皱眉。

“元靡！”听得秀吉惨呼，伊宁愣怔扭头，恰见岑陬站在帐门口怯怯看着悲伤的长辈们，乌黑明亮的眼睛露出茫然的神色。

“岑陬！”伊宁心尖一恸，快步抱起侄孙，感觉到小孩脸颊冰冷。“岑陬，怎么了？”

“姐姐，父亲怎么了？爷爷和母亲为什么要哭？”岑陬无法理解死，只

能求助地看向伊宁。小孩天真的容颜看得伊宁大恸，泪流满面地搂紧岑陲，“父亲睡着了，我们都小声点，不能吵醒他！岑陲乖，从今天起你要争气，好好照顾爷爷和母亲！”

“我一向都很听话！姐姐，父亲什么时候醒过来，他还没教会我射箭呢！”岑陲小手推推伊宁。伊宁闭上眼睛，心中涌起对死亡的痛恨。“岑陲，父亲会睡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但是他的梦里一定有岑陲的影子，他看得见岑陲骑马射箭的样子！”

“早点歇着吧，明天就要给太子举行国葬了！”夏朵给伊宁披上外衣。伊宁坐在羊毛毡子上，草原的夜风吹凉了她的心。

“不知道会不会打仗？休屠王射杀乌孙太子，这可是大事！”夏朵皱起眉头。

“你难道没听昆莫说吗，那不过是争抢猎物时的流箭！”伊宁面无表情，暗中握拳。

“哪有那么巧直射向昆莫王的流箭！要不是元靡太子奋不顾身替国王挡了这一箭，今日这事可真无法收拾了！”夏朵脸色铁青。

伊宁动作迟缓地扭头看向夏朵：“夏朵，我该死！”

“乱说什么，这关你什么事！”夏朵大惊，拉起伊宁冰冷的手。

“你知道吗，听说元靡危在旦夕，我第一个感觉不是悲伤或愤怒，而是松了口气！”伊宁惨然摇头，“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我无需嫁给乌维了，匈奴和乌孙结下梁子，我名正言顺不能嫁给乌维！”伊宁在一片泪光中埋身夏朵怀中，“夏朵，我是坏女人，我居然会这么想！”

“傻姑娘！”夏朵忍不住也泪光点点，今日的一切让她痛彻心扉地想起於单的逝去。“你别自责，这一切都是命！”

“夏朵，我是坏女人！”伊宁放声大哭，浑身发抖。夏朵扬起脸，听到帐外悲凄的猎鹰鸣叫，“这一切都是命！”

元狩二年 春

“侯爷，这种洗马的小事您交给下人就行了！”章平紧张地看着霍去病沉脸给坐骑洗刷，想接过霍去病手中的刷子却有些犹豫。

“小宁不喜欢别人碰它！”霍去病手势轻柔，脑海中浮现伊宁轻颦浅

笑的生动表情。

“夫君？我来帮你吧！”曹静一身蓝裙，微笑着挽起袖子。

“不用了，小心脏了裙子！”霍去病拍拍坐骑脑袋，满意地看着它露出舒服的神情。

“夫君都不嫌脏，我如何能嫌脏！”曹静给霍去病擦汗，霍去病脸色一僵扭头避过。曹静身后的侍女茜儿脸色微变，曹静倒不以为意，轻轻挽住霍去病和他往内进走去。

“章校尉，这马是哪里来的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”茜儿皱眉看向小宁。

“这是博望侯带回来的西域名马！”章平心中略知一二，却做出不甚明了的样子。

“西域？”茜儿心一凛，恶狠狠瞪着小宁。小宁猛地仰天长嘶一声倒吓得茜儿往后急退两步。“姑娘赶紧进去吧，马闹起脾气也不得了！”章平忍笑，想起小宁的主人也是这般脾气，温和地拍拍小宁脑袋。

“畜生！”茜儿跺脚快步走入内进。

“侯爷，有几位都城官员递帖拜会！”霍去病平阳老家的管家霍城已跟着霍去病到长安，已成冠军侯府管家。

“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人！不见！”霍去病喝了口茶，脸色僵硬。

“夫君！霍城，你去招呼一下，就说侯爷出征在即，分身乏术！我等下就过来！”曹静赶紧喝止，略打量霍去病脸色，“皇长子刚被封为太子，大将军和你的威势日盛，有人想攀附原也寻常。夫君何苦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。”

“我最看不惯这种无耻小人，只会攀龙附凤、阿谀奉承！”霍去病大声放下茶碗，“霍城，霍光近日书读得如何？”

“夫子一个劲夸二公子聪慧，为人谨守礼制！”霍城笑了起来。

霍去病略点头：“过几日我就要出陇西，你到时候接父亲过来住几日。静儿，你可要好生照顾，不得怠慢老人！”曹静心下不喜霍仲儒，表情却纹丝不动。

“好了，我去军营再看看！”一时间霍城等人忙碌起来，听得门口马匹嘶鸣。曹静坐在正厅主屋愣怔看着霍去病喝了一半仍冒着热气的茶。

“小姐？”茜儿轻声唤她。

“去病又要出征了！”曹静眼圈红了，心下惴惴。

“这次的一万骑兵皇上和大将军是选了又选，您别操心！”茜儿搂住曹静双肩，心恼霍去病不知体贴。

“能不操心吗？去病这一年多在长安憋坏了，到时若真成了脱缰野马，战场上刀箭不长眼，谁认得他这冠军侯！”曹静擦拭眼泪，心下恋恋不舍。

“小姐，喝药了！”平阳公主奶娘李氏递来一碗汤药。

“李嬷嬷，这真有用吗？喝了半年，怎么也没动静！”茜儿小心服侍曹静喝药。

“小姑娘家懂什么！”李氏白了茜儿一眼，低声对曹静道，“公主嘱咐了，这是太医令亲自调的药。不过小姐自己也得上心，早点怀上孩子宫里、平阳府、陈府都安心！”

曹静内心叹息，成亲一年半，霍去病进自己屋子的日子掰着手指都算得清。“你回去让公主放心，去病对我很好！”

“侯爷，骑慢点！”章平等人大声呼喝，一时间路人纷纷闪避，一路蔬果滚动。

“小宁，你可一定要带我找到她！等见到她，我非打她屁股！”霍去病深思地笑了起来，快速策动坐骑往建章宫奔驰。

第三十二章 月下黄沙

“骠骑将军，我们已出陇西百余里，越过焉支山脉！”张骞快马奔驰到霍去病身边。

“这边已经临近右贤王势力？”霍去病神色凝重，于马上眺望远处的山景。

“越过焉支山即进入西域戈壁，折兰王、卢胡王、浑邪王、休屠王的部落就在西北乌兹山、狐奴河流域。”张骞仰头看天上飞鹰，“今年伊稚斜刚封次子响犁湖为右贤王，右贤王正率部备战。”

“张骞，你送我们到此西域属地即可，你的部下多是步兵，我不想拖垮行军速度！”霍去病冷然看了张骞一眼，“李敢，今日就在此地休整！”李敢应了一声，快马命士兵原地驻扎。

“报！距大营百里左右出现小股西域骑兵！”一个探子快马奔到霍去病跟前。霍去病皱起眉头，“匈奴人？”

“不是，看旗帜似乎是楼兰国！”探子气喘吁吁。

“楼兰一向亲近匈奴！”张骞脸色凝重。

“李敢，带五百兵士随本将军去看看！章平，你驻扎此地候命！”霍去

病沉着脸翻身上马。“刚好,让本将军练练兵!”

“将军,三思!”张骞大急,马蹄疾响,大批人马紧随霍去病直奔向大漠深处。张骞咬牙,只得翻身上马快速追赶。

沙丘上聚集了三五百楼兰骑兵,王旗飘扬,军容齐整却不见动静。霍去病勒马看向那批西域士兵,傍晚的红日下,西域弯刀熠熠生辉。

“他们想干什么?”李敢低语,大皱眉头。

“将军,如果西域士兵只是观望,请不要轻举妄动。我们此次行军作战目标不在西域而是匈奴!”张骞脸色紧张。

突然楼兰兵马一阵骚动,“又来一股兵马!”李敢眼尖,楼兰兵马对面的戈壁扬起烟尘,听得马蹄疾响,不多时,张骞等人已可见到整齐黄色军服。“全军戒备!”李敢大呼,顿时帐下都尉快速整兵。“将军,要派人知会章平增援吗?”李敢面色深沉。

“就这些散兵游勇,五百人足够了!”霍去病神色轻松,紧紧攥住缰绳。突然身下坐骑有些不安起来,霍去病一愣,轻拍马颈,“小宁,怎么了?”

但只一刻,汉军面前两股西域兵马隔谷相望,楼兰兵暴躁动起来,不安的情绪在三军蔓延。突然着黄色军服的兵马分出一道,听得马蹄声,一骑烟尘扬起,张骞眯起眼睛,看到红裙飘摇,乌孙王旗迎风招展。

“乌孙兵马!”张骞惊呼,霍去病和李敢心中皆一动,定定看向乌孙阵前随风摇摆的红裙。伊宁额头压着耀眼的黄金项链,风吹起红色的面纱,勾勒出她脸部轮廓。

“木仁,楼兰兵马统军的是谁?”伊宁定定看向对面的楼兰军马,神色安然。

“看似只是当户一级的统军!”木仁冷哼一声。

“这半年楼兰偏帮匈奴,近日还敢在乌孙周边挑衅!本公主倒要看看楼兰国王是不是三头六臂活得不耐烦了!”伊宁眸光一冷。

“公主,我们离乌孙已经颇远!”扈都在一边有些犹疑。

“乌孙在西域称霸,在哪里都不怕!”伊宁冷冷道,“扬起公主战旗,若楼兰退兵则罢,否则我一定让这些士兵后悔爹娘生了他们!”顿时伊宁眉飞色舞,摩拳擦掌着喝令身后兵马。

张骞大气也不敢喘地看向乌孙兵马。霍去病身下坐骑焦躁不已,只得用力勒住,心头涌起不安。李敢微张着嘴看向红裙飘扬之处,喃喃道:“她好像一个人!”

两军对峙,不多时楼兰军中吹起号角,缓缓后撤。乌孙兵马军容齐整,没有追逐的意思。听得乌孙军中也响起号角,黄色的军服在霍去病等人面前隐去。突然小宁焦躁起来,仰天长嘶。

“伊宁公主留步!”张骞一咬牙,拍马而出。

“伊宁?”李敢大惊。霍去病心潮起伏,咬紧牙关看着张骞渐渐接近那抹黄沙中的红色。

“不准放箭!”伊宁大喝,皱眉凝视向自己奔驰的张骞。

“谢伊宁公主驱逐楼兰兵马!”张骞大呼,一头热汗看向伊宁。斜阳下,伊宁的黄金配饰发出悦耳的丁当声,公主红裙飘扬,令张骞心下惊艳。

“张骞,乌孙震慑楼兰并非为了汉军,你别自作多情!”伊宁冷着脸,扭头要走。

“公主难道不想见见故人?”张骞大呼。

“乌孙公主没有汉军故人!”伊宁冷哼。

“那伊宁呢?”张骞灵机一动。伊宁没有作声,背影有些僵持。“月下黄沙,会比此时更迷人!”

张骞定定看着伊宁的背影,渐渐扯出微笑。

“张骞,你小心本将军以私通敌军处置你!”霍去病胸膛剧烈起伏。李敢魂不守舍看着伊宁身上摄人的光芒。烛光下,路博德、赵破奴第一次见伊宁,皆露出惊艳的表情。霍去病一眼瞅到部下直直看向伊宁,心中更加不快。“你们都先给本将军出去!”

“我早说过了,会这样!”伊宁露齿一笑,对张骞眨眨眼。“好了,那我回去了,将军保重!”

“你给我坐下!”霍去病大急,朝思暮想的面容终于在眼前,他恨不得能拧自己一把以证明不在梦中。